

大墙丛书

报告文学集

# 沉沦与复苏

柯岩主编



## 沉沦与复苏

柯岩 主编

---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海淀军科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12·4 310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

统一书号：110067·483 定价 6·50元

ISBN7-5014-01071/1·28

印数：00001—20 000册

# 《大墙丛书》序

柯 岩

犯罪是世界性问题，是除了战争之外，给世界造成巨大灾难及痛苦的人类行为。因此，整个世界都不能不为之忧心忡忡，为谋求制止和解决犯罪问题而竭尽心力。

惩罚，曾被认为是制止犯罪的唯一途径。为了减少罪犯对社会危害的可能性，人类建立了监狱，制造了死刑、监禁、流放……种种使犯人与世隔绝的惩处方式。

于是，在人类正常的社会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一个被大墙隔绝、禁锢的世界；一个对于普通人说来，充满罪恶与神秘、令人厌恶却又极度引发他们好奇心的领域。

此外，罪犯同时又是人，有着人俱有之的种种人际关系——父母、配偶、子女、亲友……与之对应，还有被害人的父母、配偶、子女、亲友……因此，这个被禁锢的世界，不可能不牵动着正常社会中千家万户的神经，激动着他们的感情，改变着并塑造着这千千万万人们的生活与心态。其事件及情节的千变万化，因果关系的错综复杂，人性和性格的扭曲变态，感情和理念的异乎寻常，反过来，又必然重新影响与作用于社会，从而引起整个社会的焦虑与关注。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正因为大墙内外的这种隔绝与不隔绝；这种被迫与自愿；这种铁与血、骨与肉；这种切断又千丝万缕的相联相关，描写罪与罚、虚构与实写和大墙独特生活有关的作品，从来拥有广泛的读者面，能调动各个阶层读者的积极性。无论它是真正具有价值的还是粗制滥造的；甚或无论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为此，我们，北京市关心青少年教育协会，决心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为了如实地展现大墙内外的生活，为了留下时代的脚印，更为了正确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向中外读者介绍中国，社会主义中国是怎样处理犯罪问题的，是怎样对待犯人以及为什么要如此对待的原因，我们结合我国公、检、法的现实，邀集了各方面有关的专家学者，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编委会，着手编写这套《大墙丛书》。

我们的能力也许是微弱的，但我们的心是坦诚的。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仅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心理，而且能够产生比较实际的影响：使已经伏法认罪刑满释放的朋友坚定信念，在新的人生道路上脚步矫健；使正在服刑的人们看到希望和方向，从而获得勇气和力量，彻底和昨天告别；我们更希望它能对正徘徊歧路或对法律几乎无知的青年朋友（以及他们的师长、亲友）起到防微杜渐、预防犯罪的作用。

这套丛书，将以报告文学、小说、散文、戏剧、通讯……种种体裁的专集陆续问世。不论哪种体裁，我们都将要求它既是文学的，又是真实的。

中国对待罪犯的现实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相信，读者诸君可以从我们这套丛书中得到回答。这里，请允许我先摘引一点资料：

1984年5月14日—18日，联合国在中国北京召开了世界“青少年，犯罪与司法”专题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政府改造、教育、挽救、造就人才的劳改政策受到外国司法界的一致赞赏。美国首席大法官称赞中国的监狱是“围墙工厂”。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专家对社会治安及犯罪问题，结合中国国情而提出的“综合治理”方针，引起与会的五洲十七个国家专家的重视，并普遍为联合国成员所接受，承认它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

“东方经验”。是中国的独创和贡献。

这是一次严肃的国际学术会议，与会代表不仅专业知识精湛，而且见多识广，能得到他们的首肯，靠的不是溢美之词，而是材料、事实、理论和数据。

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社会学家、犯罪学家、人类学家，为什么不是他们，而偏偏是我们中国，这个在科学技术上还远不发达的中国，超越了几千年人类社会对罪犯仅仅是惩处的界限，提出了改造、教育、挽救、造就人才的劳改政策和综合治理的方针？我想，这是由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正如众所周知，犯罪这一概念是一个具有阶级性的概念。不同性质的社会，不但有着不同的社会内容，也必然有着对待犯罪的不同刑律与方法。封建社会，可以因一个人犯上而诛九族；《悲惨世界》告诉我们，冉·阿让因饥饿仅偷一块面包就被判终身苦役；而“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因此，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察事物，承认矛盾可以转化，创造条件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哲学思想指导下，我国的劳改政策及战斗在公、检、法这条战线的同志们，创造了这中国式的奇迹。

我们为能向世界展示这些奇迹而感到自豪。我们更愿为我们这套《大墙丛书》能赶上并超过目前我国已获得世界声誉的、改造末代皇帝溥仪的那本奇特的书《我的前半生》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而努力奋斗。

如果我们的努力能使中外读者多少加深一些对中国现实的认识与理解，那将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热切地期待着广大专家和尊敬的读者们的教正。

1987年 北京

# 目 录

---

她说她的,我说我的·····	陆星儿(1)
大墙里的春天·····	梁宝宽(25)
第二青春期·····	陈祖芬(42)
亲 人·····	韩少华(53)
坎坷人生·····	闵国库(66)
她和她的岸·····	田珍颖(89)
第三条生命·····	卢晓渤(110)
雾与阳光·····	傅溪鹏(130)
两个“十年”·····	朱允祜(159)
沈涛记事·····	辜 坚(187)
磨 砺·····	樊庆荣(201)
走出人生的沼泽地·····	刘 览(215)
跨出铁门之后·····	洛 恪(230)
追赶太阳的人·····	康国顺 未 名(249)
刘家的三儿·····	于 卓(264)
沿着师傅的足迹·····	王宏铭(273)
美的塑造·····	杨 英(287)
追 求·····	李武魁 鲁 庸(304)
一个步履沉重的青年·····	张 荆(318)
几度沉浮·····	陈惠湘(333)
新生和他的妻子·····	张忆群 刘国福(348)
人的价值·····	安 峰(359)
后 记·····	柯 岩(377)

# 她说她的,我说我的

---

陆星儿

1

你问,怎么找了个女犯。我全告诉你吧。

32岁,到了该找对象的年龄,我也发愁。在厂子里寻摸一个吧?厂子太远,在南口呢,离家一二百里,天天拽着公鸡尾巴起,急赤白脸地赶头班车,来来回回的,就是抓得紧,路上也得七个小时。中学毕业,就这么干了七八年。尽管在厂子里混得不错,入了团,领导也很器重,许愿说,只要安下心干,起码给个副工段长。再说,厂里盖了家属楼,往少里说,也能分到两间一套的。不是吹牛,要是留在南口,像我这样的,找个差不多的真不难。那会儿,也不是没有看中的,她是别的车间的,天天照面,又常在一起参加团里的活动,她长得有模有样,又不风骚。可是,千好万好,离家太远总不对劲儿。我妈说了,还是想法子往城里调吧。我是长子,家里的事儿,大大小小离不开。

为我的工作,家里没少操心。我爸在他们单位里管点事儿,只要是熟人,有机会,就勤联系着。我妈另有心思,她觉着,要是在城里替我找个对象,我也就死心塌地往回奔了。

找就找吧。别人真的给说了一个,名叫扈××。介绍人开玩

笑说，扈，词典里解释：随从的意思。我当然不信这套花言巧语，人名么，就像身上的衣服，好看难看的，不过是件衣服。但是，细琢磨起来，这名字确实挺那个的……

真的要去见面，心里有点别扭，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儿。我妈好像比我更积极，这个那个的，叮嘱一大堆。我想，别的都次要，只要看着顺眼。大妹在一边起哄：“人家还得挑你呢！”丑话说在前头，就是家里穷点，也过得去。虽然没大学文凭，但说古道今的，论起来也不结巴，不打奔儿，床底下一千多本杂志，《航空知识》、《兵器知识》、《读者文摘》、《世界之窗》、《港台之音》等等，不是白看的。

约在天坛公园见面。是个星期天，人真多。她来了，穿什么不记得了。个子不高不矮，身材也好，苗苗条条的，头发烫得很短，利索索地在我面前一站，我倒有些心慌，以后都说了些什么，彻底忘了。我只知道，我又结巴了。回到家，我妈一个劲儿地问：“怎么样？”没完没了地问，“到底怎么样？”把我都问糊涂了。真没法说。夜里躺着，烙饼似地翻来覆去，仔仔细细回想白天的印象：她看上去挺顺眼，眉毛细细的，眼睛大大的，就是眼光有点不善。如果真遇着一个不善的女人，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将来的日子没法过。

“怎么样？到底怎么样？”我也没完没了地问自己。

心里没准儿了。真是没法说。

他比我想象的精神，要个子有个子，要力气有力气，壮壮实实的。男人么，少了这两条可不行。真的，我挺满意。只怕，一旦说穿了我自己的事……

在清河农场劳教两年，这记在档案里，留个污点，一辈子也抹不去的。我让介绍人事先挑明算了，正经是找对象，骗人的事干不得，反正躲得今天躲不了明天。但介绍人有经验，让我们还是先见见面，如果印象好，以后找机会让我自个说。想到那一天，我心里



直犯愁。怎么开口？不是怕我自己。说得还少吗？审讯的时候，一次又一次，什么不得照实说。瞒是瞒不过去的。可是说了，要是他翻脸呢？那也活该！

能怪人家吗？谁不想娶个干干净净的人！他不缺胳膊少腿；干吗不找个清清白白、正正经经的？真有点后悔，不该听我妈的，她非让我立刻嫁了人不可，怕我再闹出点什么事儿。我妈想的，不是没道理。我保证不了自己，绝对的。我也不是不要脸面，不是没心没肺，瞧我妈，为我把眼睛哭坏了，心脏气出了病。在农场里干活，我爸不让她来看我，她偷偷跑来，每一次看到有铁网的围墙，她就呜呜地哭。我想过，冲我妈，我也得改，洗手不干了，回到队上好事儿的。我真拒绝了又来找我的他。他是大狱两年，和我差不多时间放出来的。有一天，我上夜班，正在十字路口上扫地，埋着头，啥也不瞅，他走过来，一只脚死死地踩住笤帚。我不理他。他说，他是为我才进去的。笑话，他从东北插队回来，就一直小偷小摸的，那会儿，我还不认识他呢。我承认，我在他那儿断断续续住了两年，他为我花钱不吝，买穿的，买吃的，花光了再偷，后来干脆不上班了。他家有房，两间半。父母死了，他跟兄弟一块过。他兄弟找我说过，问我怎么回事？我不说话。我没想过非要跟定他。说实话，我心里不喜欢他，他长得太丑，长长的马脸。那天，他去王府井，好像有预感似的，出门时对我说，如果晚上还不回来就出事了，晚上他真的没回来。我等了一夜，怕警察找我，第二天一早就走了，想去外地避避。中午到北京站晃晃，就发现被盯上了……

那天以后，他又找过我一次。我嘴硬，不松口，但心里有点发软，他也挺可怜，30多岁了，还没成个家。反正，事情败了，我也绝对不嫁他。我知道，要换个样，改变生活，就得找个可靠的人。

但是，我被人家看死了。从农场出来，是队里派车去接的。真没想到他们会来接。我心想，这回出来，得天天按时上班，只要心不野，就能管住自己。但头一个星期，不巧我干妈病了，我请一个

星期事假去照顾干妈。但班里给我记了一个星期旷工。这我不计较，可那班长还冷言冷语地说，一年后才能发我奖钱。按规定，工作四个月后可以拿奖钱的。我不反驳，心里憋气，这不是欺负人嘛。我脾气躁，跑到马路上，恨得直跺脚，忍不住又想豁出去了，可怜巴巴拿 46 元钱，还要受气。谁受？但我咬咬牙忍了。记得，插队回来，刚分到清洁队，也是为请几天病假，假条送晚了一个小时，班长逼着我写检查。那时，我火爆爆的跳脚骂，发了狠不再上班。我妈天天送我到单位，眼瞅着我拐进胡同才走。可我转身又悄悄溜了，这么一晃几年……

说心里话，在外头晃，虽然有吃、有喝，还经常跟他们进饭馆胡吃海喝，但总不踏实，提心吊胆的。毕竟到了岁数，出劳改农场，我都实足 23 岁了，也该安安稳稳的了，用妈的话说，嫁个人，过日子，心就不野了。

是啊，嫁人，过日子。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嫁个什么样的人，决定着过什么日子。但我还有资格选择别人吗？我好像一堆破烂儿，扔在角落里，谁稀罕呢？

真的，我真怕向他说穿了。看上去，他挺老实的，待人也诚恳。我说，我干的工作不好，在清洁队，扫地的。他说，这没啥，家里不会嫌弃，他父亲也在清洁队，过去是个掏粪工，和时传祥在一块儿的。他说话实实在在的，我心里更不好受，说出自己过去的事，会伤了他。第一次见面后，介绍人来说，他同意约时间再见一次，再说一说。

我想去，又怕再见他。对这件事，我没有信心。

2

失眠了。

头一回去厂医务室要了安眠药。宋医生怪精的，包了药，还给一句：“失恋了？”

恋什么？我心里简直像堆了几块废钢铁，硬硬地梗着，堵得慌。没人可聊，我只有对着墙发愣。怎么碰上了这种事？介绍人也够意思，偏偏给扯了这么个……

“你可以不考虑，她自己不也说了？”介绍人见我为难，解释道，“这事儿，是她妈托我的，老太太真够可怜，为女儿急得一身病。我知道这事不好办，说白了，哪条鱼都不爱上钩的。可是，××这姑娘，心底不坏，只要改了，过去的错，就算一笔勾销。年轻的，有啥改不了的。如果你不愿意，这事就算我没提。我也是瞅你实在、可靠。象××这样的，不找个可靠的，一生都可能毁了。”

我不是不懂道理。我拼命抽烟。我希望能说服自己。但这毕竟找对象成家，不是响应国家号召，只要想通道理就成。和她接触近两个月了，心里开始搁不下了，几天见不着，就像少了什么，空落落的。这事就算不成，好像也不能说了就了。再说，她没欺骗我，实话实说，犯了流氓吃脏罪。这“流氓”两字，够恶心的。关于细节，我一句没问，她说多少，我听多少。她低着头说，我低着头听。有些真不想听，可又不愿她少说了，还瞒下什么。

“就这些，你看着办。”

那会儿，我感觉着她眼光里的那种不善消失了，挺自卑，挺伤心的，好像又在等着对她的宣判。我这个人脾气暴，见着狠的，比他还狠，连说话也不结巴了，越说口气越大，越说越利落。但就是见不得伤心事，也听不得软话。

“让我考虑考虑。”

我还能说什么？当场就掰喽？人哪能那么缺德，不讲一点情份。谁也不是圣人，我也断不了跟人打仗骂架的。不过，错和错当然不同。她的错，实在叫人难以容忍。不想倒没事，只要一往深处琢磨，我心口就像被臭耗子“吱吱”地咬着，轰也轰不掉，不光是疼，还窝囊呢。

“还是你给我打电话？”她垂头丧气。

第一天吃不下饭。第二天吞了安眠药还是睡不实。第三天怎么熬呢？三天了，该给他个准信儿。这几天，每回走过胡同口公用电话的小房，好像耗子见了猫，总想远远地躲着点儿。

还是没有准谱儿，我下不了决心。

我妈催我给他挂个电话。三天了……

“二，我去跟他说说。”我妈比我更着急。这事儿，我只对我妈说过，别人谁都不知道。没准儿的事情，干吗要张扬。

“你去说什么，瞎操心。”我没好气儿，心里烦得慌。那天在天桥分手，我自己想，知趣点儿，干脆算了。等什么电话？看得出，他犹犹豫豫的。早知这样，第一次见面我就该抖落自己，拖了俩月，有感情了，我才说……

“二，这事儿，可不像别的。能攀个好人，这是你一辈子的福气。妈不替你操心，死了也合不上眼。”我妈说着，眼圈又红了。我最见不得妈为我哭。想到过去，我爸常用皮带抽我，薅着头发把我往墙上撞。妈总是跪在地上向爸求饶，连哭带喊的。我咬住牙倔倔地就是不吭气，但心里像被针扎着，刀剜着……

我坐在床沿儿傻了。如果，早早地就能想到这一步，想到今天的处境会那么难，想到一辈子都要比人矮三分，我大概会服贴我爸的狠揍，老实呆在家了。我也说不上那会儿是咋想的。好像没啥想头，就是发怵去学校念书，爱在外面痛快，尽玩儿。一回家，我爸就铁青着脸，拳打脚踢的。我豁出去不回家了。

“二，快去吧，打个电话。我在44路终点站等，凑我下班时间。来家不方便，你爸……”我妈劝着，求着。

按我性子，这种电话，让我死了也不打。插班去南长街小学那会儿，班里都是干部子弟。他们的父辈、爷爷辈，最大的在中央里，最小的也是机关办公室的处长，他们一个比一个神气，瞧不起我这种住天桥小胡同的，头一天上学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傻簸箕”。我

告到老师那儿，老师也向着他们。上音乐课，他们见我张口，就乱起哄。从此，我封上嘴，就是被老师拎起来骂难听的话，我也硬是闭嘴不唱。风琴呜呜哇哇的，我装聋听不见，像尊菩萨，呆呆地坐够一堂课……

好些人等着打电话，我一个一个让。不是觉悟高，是拿不定主意。我妈要见他，他会怎么想？好像我低三下四的，我不是那种人。在劳改农场里，我也喜欢过一个人，干活儿他尽帮我。过去，他在旅馆做服务员，也没问他怎么进来的。那是身上的疤，谁也不愿老揭它。后来他被农场里另个女的盯上了，盯得死死的，把我挤了。虽然，我喜欢他，但不求他也同样喜欢我。这种事儿，不是求来的。

现在，我妈想见他，想帮着我说一说，这不是明摆着求他吗？

三天了，他没有来电话。我理解，这事儿要换了我，也不肯轻率作决定。可这种等信儿的滋味儿，比蹲在拘留所等宣判还不好受。也好，让我妈去说说，早说早了结。可我妈的心思，希望这事能促成。说心里话，我也想着能成。这三天，我把这两个月的接触，每一次，他的每一句话都放在心上过了一遍。人家是团员，还挺爱看书的，那只破包里除了饭盒子，就是卷着本杂志。在厂里，他干活肯卖力气，人缘也好。我确实配不上人家。也真怪，越觉得配不上，越舍不得断。所以，拖了两个月才不得不说……而在劳改农场时的那一次，说是喜欢，也没认认真真的，更没郑重其事地想过将来。离开农场那天，我心里像打鼓似地敲打自己，还是正正经经地做人吧，为了我，我妈病成这样，还不够呐！还有，我们的新班长，他是从郊区倒插进城的，对我不另眼相待，头一天来班里就对我说：“小扈，一满四个月，你就可以领奖金。”还常常陪着我干活、聊天，常鼓励着我。冲着这些好心人，我也不能由着自己再往下滑，也得去争取像样的生活。

电话空在那儿了。

“你不是等着打电话吗？”看电话的老太太催我了。

我只好硬着头皮抓起电话。南口的电话不好挂，接通厂子，还要转到车间。最好挂不通，最好没人接，最好他正巧不在。但电话里有声音了，态度挺好，让我等着，马上去找。尽管声音很小，很远……

环城的44路汽车，无所谓起点、终点，只在西直门和雅宝路换车。

我等在站牌下。抽烟，一支接一支。次烟辣嗓子，但够劲儿。最好有雪茄，抽半截就过瘾了。口袋里揣了一包半烟，一包是刚买的，备着。没经历过这种场面，只要有充足的烟，什么都能应付。

又开来一辆车，看到她下车了，搀着她妈。

我走过去，装得没事儿一样，心里有几分紧张。她妈要对我说什么？我还没考虑出结果。就像一棵长疯了的树，就是不肯结果。

“妈，这就是他。”

“伯母。”

“喔……”

大家都站定，我把手里的烟掐了。

“妈，我走了，早点回来。”她没看我，扭头就颠了。

“我这个老二，就这脾气。他们姐弟四个，数她身体好，心眼好。小的时候，挺省心的，没想到……”她妈直性子，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家是旗人，礼儿多，他爸暴躁，要脸，见闺女干了丢人的事，就往死里打。那会儿，孩子才十几岁，她人不笨，就是贪玩不爱上学，在社会上混着，什么也不明白。后来，让人弄脏了身子，害怕了，跑回家了。她爸气急了，和她大弟俩，把她按在地上，用剪刀把她头发剪得乱七八糟，以为，她这就没脸再跑了。其实，越打越糟，她还是从后窗翻出去跑了，正碰上大弟放学回家，叫上她爸一起追。那天下雨，路滑，她摔倒了，裤子刮破了，大腿上还划了一尺长

的大口子。她爸追上她时，正在她学校门口，一群学生放学出来，围着看热闹，她扎在头上的一块方头巾也被扯掉了，露出乱鸡窝似的头发。你想想，谁没有一张脸？她更不愿回学校去了，也不认这个家，外面有吃有喝的，天长日久，就这么好好坏坏的，直到被抓了……我对她爸说了多少次，别光打，心疼她一点儿，她兴许能改。人心都是肉长的。她爸不听，绳子、皮带、搓衣板、木棍、铁钩，什么家伙没操过，打起来真狠，打得我心口直哆嗦。说句心里话，那些年，这孩子没少吃苦，混在外头，东家住一阵，西家猫一阵，过那种日子，想想也心酸，有几个男人不对她使坏心眼？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去乡下插队时，县里来的一个人，借口找她谈话，还想占便宜。这些事，我不敢多想，一想就哭，就睡不着。我苦口婆心的，但孩子总说‘妈，没好人，我没遇上过好人！’还是进了劳改农场后，她才对我说过一句，说她们队长是个好人，管他们够耐心的。出来一年了，她没忘了回清河去看看队长。现在，我只盼着她能够找个好人成个家。你们的事儿，她全对我说了。她不是个没心没肺的，这阵子，瞅她夜里老翻来翻去的叹气，脸也小了一圈。我这才想着找你说说。说说，我心里也敞亮些。十多年了，我没处去说，自己压着，才闹出了心脏病，头年住院，差一点没救过来……”

她妈说着哭着，声泪俱下。我揪着心听，手里没断了烟。天下做母亲的最伟大，就像她说的，冲着她妈，她才梦醒了一样，想着要重新做人。我没有接话，没话可接，抽烟太凶，舌头也好像木了，没有了感觉，只有一丝苦味。

天擦黑了，我们站在一棵树下，所有过路的人，都要回头朝我们瞥一眼。我顾不了这些，只是挖空心思地想找出几句话来。人家那么大年纪了，对我剖心掏肺，又老泪纵横地说得那么伤心、诚恳。

“我不是来套你的话。你和她的事，成也好，不成也好，你们自己谈。”她妈用手绢擦擦脸，“我瞒着她爸偷偷来的，我该回去了，

再晚，她爸会起疑心的。”

“伯母……别的没什么，只要都说了……我和××的事，就这么……定、定了吧！”我结巴得厉害，说了些什么，稀里糊涂的。

“我回家告诉她。我一到家就告诉她。”她妈的眼眶又水汪汪肿泡起来。

直到来了车，直到把她妈送上车，直到车开走，我才好像觉悟到，原来，考虑又考虑仍然没有的结果，却被那么轻松的一句话点了出来。

一锤定音，这便是我的人生了。

那天的夜特别黑，星星也特别多。我从二环路一直走到家。昏昏沉沉的，喝醉了一样。到家，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就像那次车间大修，昼夜干，累极了，困极了，站着都想睡。

我足足睡了一天一夜。那个星期天，没吃也没喝。

我心里一下子踏实了，第一次觉着，我能像别人一样的生活了。我想请他来家里看看，就是看看，还没有告诉我爸呢。不知为啥，我不愿向我爸说，也不让我妈说。我忘不了一次次的挨揍，疼的不是皮肉，是心口。而且，脑子被打坏了，虽然没有去医院检查，我自己有感觉，头疼，爱忘事，丢三落四的。这去不了根的伤，留下来了。

他答应星期天来。我对妈说了。我妈心里一乐，脸上也有了光。

“要不要买点菜什么的？”

“不用。说好的，不吃饭。”

“定了，就早点办。”

“他说，他家备着料，得盖间房。”

“他没有再问你什么？”

“问什么？”



我妈把话岔开了。他真的什么也不问。有时，我挺想说说的，尽管那是些丑事儿，但说透了，就会像还清债一样轻松。回想起来，最早拖我下水的，是一个臭老头儿。记得那年八岁，刚上二年级，我和街坊的小孩，常在胡同口运输队看电视，那时黑白的也稀奇。运输队有个看门的孤老头，眼睛贼溜溜的。有一天，看得很晚了，他挨着我坐，趁着黑，从头摸到下。我羞死了，气急了，跑到天坛公园，那里有派出所，把老头告了。这事传到居委会，又从居委会传出来，七传八传，反倒把我自己给传脏了。这在我小小的心灵上，过早地留下一块阴影。后来，我常和院里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小姑娘一起玩，她家比我家还穷，什么都没有，一张床，还是用砖垒起来搁上块板搭成的，破棉絮，一张网，尽是窟窿眼。她吃不饱，嘴就馋，开始拣梨核吃，后来，偷水果摊的枣、核桃。我不敢偷，但护着她。有一次被人发现了，把我们俩一块儿扣了送回院里。我爸最要脸面，他是宁愿饿死也不向人家借一毛钱的主儿，见我“偷”了东西，不分青红皂白，一顿毒打，不许我再和那小姑娘来往。我从小任性不听话，再打也管不住。我照样陪那个小姑娘遛大街，因为她还得连拣带偷地照管两个瘦得跟鬼一样的弟弟妹妹。他们一家人都够可怜的，我还是帮着她，护着她。为这，我爸发了狠，把家搬开了。但是，前门、大栅栏、天桥、红庙，我都遛熟了。商店哪家挨着哪家，闭着眼都能说，跟着了魔一样，我妈哭啊喊地也挡不住……想起来，真像在梦游一样，自己也控制不住。

现在好了，总算醒过来了。我想过，即使再糊涂，我也不能让他丢脸。那天，我妈回来说，这事儿定了，我真不敢相信。吃饭的时候，捏筷子的手还在抖着，心里又激动又愧得慌。再见面的时候，好像说啥也说不清自己的心情。

“二，那就去买两盒好烟吧！”我妈摸出钱。

“我有。”

我兴冲冲出门，他到了，傻乎乎地站在一根电线杆下抽烟。